

有关春节的记忆,最深刻的莫过于压岁钱。很久没有人给我压岁钱了,就算年三十晚上或者大年初一收到红包,也不好意思当成压岁钱——你都多大了还想压岁钱?

领不到压岁钱,但年年还是要发压岁钱的,给我比往年龄小的弟弟、妹妹、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发得不多,随机抢红包,几元的也算,单发的200元封顶,多了确实也撑不住,不能让压岁钱成为压力,否则就失去了其本意。

没有领到压岁钱的春节,那可真叫一个心慌意乱啊,小孩子没有压岁钱,炮仗从哪里来?糖果从哪里来?街上用玩具枪打气球的钱从哪里来?过去那些年,孩子们一年到头就盼着过年,手头能多几个大子儿,好让童年更美好丰富一点,要是有人忘了,那可不要了小孩的命了。

我小时候拜年,特别不喜欢给长辈们磕头,主要是不想裤子和手沾上灰尘,可我们北方,就兴这个,小孩子哪儿拗得过这一习俗,拜年不磕头,就意味着拿不到压岁钱,看在钱的份上,磕!但是偏偏有那么一年,到一位长辈家拜年,头磕了,花生和糖也拿了,就是没收到压岁钱,我们几个

小孩,在院子里磨磨蹭蹭,晃荡了半个钟头,也没见有发压岁钱的意思,于是一哄而散,心里失落了许久。

按点准时发压岁钱,是一种美德,我先是拿这一标准要求大人,等自己成了大人后,也能拿这一标准要求自己,但不再把发压岁钱的时间提前,还给小孩们提了一个新的要求:绝对不允许磕头,在年龄上

过年,开心就好

韩浩月

我是长辈,但咱更讲究人人平等,小孩子也不例外,拿你个百儿八十的,还得头戳地上“咕咚”一声,确实没必要,只要孩子们开心就好。

我奶奶在世时,喜欢给小孩压岁钱,她好像也不怎么支持磕头,只要有小孩上门,就随手给一个红包,有时赶上心情好了,也给我一个,尽管我都三四十岁了。

我最开心的事,是赶在除夕之前,去小商店把百元大钞换成不同面额的钞票,分放在同样的红包里,这样奶奶给小孩发红包时,就有了抽奖的性质,有拿到百元大钞的,但多数都是十元二十元五十元的,主要是意思在,老人给一众小孩发红

包,是过年一景,如今这一景看不到了,甚是怀念。

今年寒假后有个话题挺热,说是不断涨价的压岁钱,让农村老人感到了极大的经济压力,这就让压岁钱失去了本来的意义,做子女的,应该主动介入,还压岁钱本色,让老人与孩子都放松、开心,不能让压岁钱成为“啃老”新花样。伴随这个话题一起被讨论的,是“全国压岁钱”排行榜,其中福建莆田以12000元居榜首,而广东的数字仅为50元,对比看来,还是经济更为发达的广东,对待压岁钱的态度更为正常。

关于压岁钱的叫法,广东称“利是”,常见市民给保安、清洁工发“利是”,这一场景很感人,红包里装多少钱不重要,这份关心和尊重才珍贵。在上海,压岁钱叫“压岁钿”,也叫“红封袋”,山东管压岁钱叫“磕头钱”或“压腰钱”……反正不管什么叫法,寓意都是好的,但发压岁钱这个事情,不能攀比,不能靠这个制造虚荣、满足虚荣,否则这一辟邪除祟的增福之事,真成了被批评的那样,“铜臭味儿”太浓了。

龙年到了,您发压岁钱的心态调整好了吗?

英雄之桥

王琪森

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讲,去巴尔干行旅,似乎是为了实现一种夙愿,完成一种情结。如去波黑,就是为了到心心念念的

萨拉热窝,想在光影闪烁的铜匠街邂逅瓦尔特。如去阿尔巴尼亚,就是为了看一下地拉那广场上斯坎培德的雕像。而去黑山,则是为了一睹塔拉大峡谷中的塔拉大桥,“啊,朋友再见!再见吧!”前南斯拉夫电影《桥》中那首动人的歌曲,就在桥上响起。

清晨,从黑山杜米托尔公园的黑湖前往塔拉大峡谷,沿途高山草甸绿茵青碧茂,林木葱郁明媚,湖水清亮含翠,因而此地有“巴尔干小瑞士”的美誉。中午时分,我们终于到达了位于黑山北部、横跨欧洲最深的塔拉大峡谷。

我们先是在大峡谷边的一家餐厅用午餐,而我们入座的餐厅二楼外的大阳台,正对着当年电影镜头中的塔拉大桥,我们一边吃着烤羊肉,一边一览无余地欣赏桥景,心旷神怡。塔拉大桥建造于1940年,是当时欧洲最大的公路混凝土桥,全长366米,主桥拱114米,桥到谷底的深度为149米,只见两岸巍巍青山、深深峡谷间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

用餐后,我们即下楼走向塔拉大桥。丽日晴空、蓝天白云下,塔拉大桥凌空雄峙、气势恢宏。整个桥身呈一字形平坦延伸,显得简洁坚挺而神态轩昂。而桥下圆弧形的桥拱互为连接,一圈一圈地在空间营造了优美灵动的曲线,呈现了婉约多姿的风韵,从而使整座桥的造型在雄伟壮观中可见绮丽峻峭,犹如一件巨大的艺术雕塑坐落在天地之间。桥上游客几乎都是上了年纪的中国人,可以讲是为了电影《桥》打卡而来,为“啊,朋友再见”而来。

塔拉大桥的峡谷幽深险峻,两边的层林在阳光下展现出绚丽的色彩,赤橙黄绿青蓝紫,缤纷斑斓而摇曳变幻,形成天然氧吧。谷底宁静的塔拉河平缓地流淌,似一幅长卷倒映着峡谷如画的景色。站在桥上眺望远方,群山逶迤、苍莽浩瀚,有着绿色屋顶的小村庄掩映在青峰翠谷间,弥散出一派安谧祥和的气氛,犹如童话世界,令人遐思无限。它被誉为巴尔干“最美老桥”,并和整个杜米托尔国家公园一起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漫步在大桥上,仿佛置身于电影《桥》中的场景,更加缅怀当年那些牺牲在桥上的反法西斯战士,他们以鲜血为这座大桥书写了颂歌与传奇。

在塔拉大桥的桥头,矗立着一座黑色大理石战士雕像,英俊的面容带着微笑,深邃的目光注视着远方。这就是电影《桥》中游击队长老虎的原型。碑文上镌刻着:“这座纪念碑是博日达尔·祖季奇的母亲玛丽亚为其所建,博日达尔·祖季奇,南斯拉夫中尉,生于1915年,1942年牺牲。”英雄牺牲在这座大桥上时,年仅27岁。

1942年,德国法西斯第三次进攻南斯拉夫,游击队长老虎奉命和战友们经过惊险曲折和严酷惨烈的战斗,终于在桥梁设计师的帮助下完成了炸桥任务,给法西斯以沉重的打击。1942年8月,恼羞成怒的党卫军将设计师拉扎莱·乌克维奇杀害在桥头。如今的这座桥是1946年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重新修建的,人们在桥头也立了一块石碑,以纪念这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

当我们离开塔拉大桥时,已是落日时分,火红的晚霞为整座大桥抹上了一层璀璨的玫瑰色,也更彰显了这座大桥的英雄气派。一座桥,一部电影,一首歌曲,就这样构成了永恒。

新年钟声敲响,心窝暖流升腾。观赏家中菖蒲,在其幽幽生息之间,不禁又想起这辈子忘不了的战友,顿觉扛枪走天涯的岁月是那么值得回味。

戍边时的东海枸杞岛,地图上只有芝麻粒大,呈“Y”状,方圆5平方公里,紧贴公海边上,像祖国东大门上的一把锁。两年多守岛,角角落落我了指如掌。那时东海战备紧张,岛上驻守了一个海防团,公海就在眼皮底下,外国的飞机、军舰常见。我们警卫班训练紧,班长张赞强是临安人,书卷气袭人,但训练十分严厉。

菖蒲摇曳海防线

管苏清

岛上立山石、出泉水之地,长了无数菖蒲,风中摇曳,仿佛是小岛的主人。菖蒲品种多,高如人、小似拳,战友人人喜爱。苏东坡著《石菖蒲赞》道明其品性:“其轻身延年之功,既非昌阳之所能及。至于忍寒苦,安淡泊,与清泉白石为伍,不待泥土而生者,亦岂昌阳之所能仿佛哉?”菖蒲不与俗流为伍,不以花色媚人,清泉白石间,所滋无须寸土。

站岗执勤,观海听涛,栉风沐雨,异常艰辛,歌曲《战士第二故乡》,就描写了我们部队的生活。但苦



游龙点睛寻古道

李林昊作

过年,国人大多都要吃一顿饺子。在东北,鲅鱼馅饺子算是上好的饺子,但我却不大喜欢,鲅鱼在南方沿海一带叫马鲛,大个儿的马鲛可以长到一米多,但近年来已不多见,潮汕地区用马鲛鱼做的臭梅鱼倒是很好吃,做茄子放一点在里边,味道可真是冲。

说到除夕夜的饺子,东北人传统的吃年夜饭饺子向来是吃饺子就只吃饺子,我至今还喜欢这么吃。只吃饺子而不再加别的菜,饺子才显得香,我希望这个传统保持下去,有什么好菜大年初一再说。

小的时候,一过年我便会犯积食的毛病,积食的滋味极不好受,因为吃得太多了,一时消化不了,肚子胀,所以,小时候过年,家里大人总是要把山楂丸找出来给我吃那么几颗。长大后,我的积食毛病就没有再犯过,所以我认为,即使是过年,也不必非要一下子把一年都吃不到的东西端上来,好菜好饭,最好是徐徐地吃掉。许多地方有这样的好习惯,那就是大年三十,也就是除夕夜过后的新春第一天,大年初一一定要吃一天素,这个习惯我认为很符合养生,应该推

广。在过去,也许是鱼和肉不足,除夕晚上大鱼大肉吃过,只好第二天的大年初一吃一天素,却想不到这正好暗合了养生之道。

说到吃素,我还想说一下素饺子,我曾在寺院里吃到过很好的素饺子,馅料以香菇为主,还有炸过的油豆腐和卤过的香干,当然要切碎,还有俗名被叫做金针菜的黄花,也要切得碎碎的。总之在那里吃到的东西

年年梅花香如故

王祥夫

总觉得要比别处的好,一年到头吃素,厨间做素食的技术积累肯定有超越一般厨师的地方。再说到素饺子,很多人家过年时除了肉馅饺子一般也都会再包一些素饺子。在北方民间,当然是乡间,有极好的传统,就是一定要素饺子先下锅煮,煮熟后捞出来然后再煮肉馅儿的饺子。而这先煮出来的素饺子也一定是先要捞一碗敬给劳作了一年的老牛吃,俟老牛吃完这碗饺子,人们的年夜

饭才可以开始。这种习俗一直沿续到现在。关于过年的文章作来作去,其实也没有什么新意可以写出来,但每到过年,除夕一过,到了大年初一,还是让人有一种万象更新的感觉。初一早上起来,只感觉天地真是清爽,远远近近还响着零星的鞭炮声,出门看看自己写好贴在门两边的对联,虽然还是老句子,但也觉得有无限的新意在里边:春随芳草千年绿,人与梅花一样清。只此四个字,忽然觉得自己果真也崭新了起来。对联的横批,我最不喜欢“大展宏图”“鹏程万里”这样让人不得要领的句子,而我年年对联的横批也一定是老句子“四季平安”,我们除了平安还需要什么呢?“平安是福”这句话说得真是好。

就像案头瓶里的梅花,虽然年年都是它,但是年年都令人赞叹,风雪之中,梅香如故。这个浸润在书香里的中国年,真可谓惊喜不断、雅趣无限、情意绵绵啊。请看明日本栏。

告别与寻获

姚十一

这八个小说也有一些共同点。小说的主人公大多都经历了拨开迷雾见天光的过程,从迷茫、怀疑、轻视到坚定、敞亮、寻获,是人物的成长,也是作者对成长的认识。而这些成长常常借助人物一次又一次“走神”到达。“走神”是思考,是不确信,是灵光一闪,是想到更远的事物。在恍惚的“走神”中,人物完成了或细微或剧烈的内心变革。比如《猎鹰》中“我不禁觉得像是悬浮在幻象之中,感到脚下的泥土竟也有一丝松软。但很快,我又觉得脚下的泥土比刚才更坚硬了。”又如《传声筒》中“几滴雨落在她的镜片上,一排小吃店招牌上的汉字迅速变形。她突然觉得自己不是在选餐馆,而是幼时选鹿中华和颜真卿的字帖。江浩平似乎看出她在走神,便很快钻进一家饺子店,点好餐。”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这些在“走神”中成长起来的人物,女性占了多数,有纠结择业的女性,有旁观父母如何相处的女儿,有坚韧的女摄影师,有不断叩问的法律工作者等等(已婚年轻女性是缺席的)。

《再见,星群》写于疫情期间,那三年,很多人的命运走向变了,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审视自己生活的地方,在做的事,以及未来如何过下去。这本带着思考的集子,也许会给岔路上的青年一些启发:我们期望的蓬松的生活需要强大的毅力支撑,无论在怎样的起点,只要踏上大地,就已被群星照耀。

蒲不雅。将它邀入园内、置于室内、供于案上,成为朝夕相对的静友。

一盆菖蒲,三两疏影,自是妙趣横生。其虽为小草,却有出尘之致,沁透烟霞之气,这让我时常想起守岛的难忘岁月。山中溪涧,流水渐渐,浅滩石缝,菖蒲青青。苍劲者,如芝兰丛生,与劲流为友;新发者,似春山初醒,与碧苔共生。人们最怜这一抹翠色,将之栽种于小屋前,移植于书窗下,不求过盛,最好附石共生,置于盆中,颇有一番幽韵,正如刘禹锡所谓陋室之意,“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坐在案前,唯觉其飘逸俊秀,窗外四时流转,眼前草色葱郁,悦目而赏心。

菖蒲其色苍翠,其形隽秀,其质高逸,可赏姿态,画其肌骨,咏其精神。唐宋以来,人们会在书房置上一两盆菖蒲,以供清赏。明清之时,菖蒲已成



为书房必不可少之物,明代《群芳谱》中记载:“乃若石菖蒲之为物,不假日色,不资寸土,不计春秋,愈久则愈密,愈瘠则愈细,可以适情,可以养性,书斋左右一有此君,便觉清趣潇洒。”

岛上站岗执勤的日日夜夜,内心始终充满了青春激情。又一年秋风紧、菊花黄,梭子蟹肥了,老兵退伍季拉开序幕。渔民一筐筐地往营区送梭子蟹,机关直属队要会餐送老兵。开大会,宣布退役人员名单,班长名列其中。翌日,班长戴上大红花,大家敲锣打鼓送到码头,离别的热泪止不住地流淌。翌年夏,我考上军校,一步两回头地离开了枸杞岛。

海防线上的一草一木,在我的梦中摇曳……

十日谈

龙年中国年味 责编:郭影